

风行水上。源于自然，按自己的心愿去走，
便会有一个流畅的人生。

风行水上

张皖苏
作品

FENG XING
SHUI SHANG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<http://www.clapnet.cn>



风行水上

张皖苏
作品
FENG XING
SHUI SHANG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<http://www.clapnet.cn>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风行水上 / 张皖苏著. - 北京: 中国文联出版社, 2014.12

ISBN 978-7-5059-9412-6

I. ①风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287791 号

风行水上

作 者: 张皖苏

出 版 人: 朱 庆

终 审 人: 奚耀华

复 审 人: 王 军

责任编辑: 郭 锋

责任校对: 刘晓红

封面设计: 李 荣

责任印制: 周 欣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联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, 100125

电 话: 010-65389139 (咨询) 65067803 (发行) 65389150 (邮购)

传 真: 010-65933115 (总编室), 010-65033859 (发行部)

网 址: <http://www.clapnet.cn>

E-mail: clap@clapnet.cn guof@clapnet.cn

印 刷: 三河市宏顺兴印刷有限公司

装 订: 三河市宏顺兴印刷有限公司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天驰洪范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开 本: 880×1230 1/32

字 数: 110 千字 印 张: 6.25

版 次: 2015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: 201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059-9412-6

定 价: 30.00 元

目 录

柏云家的猫	1
不停	19
落叶我心	41
32号分手	66
龙胆·印象	92
深情雨伞	116
不争的她	139
他的坟	161
刀舞围城	175

柏云家的猫

柏云和兄弟们喝完酒，回家的时候已经凌晨三点了。柏云睡眼惺忪，被兄弟们架着上了四楼。他的女人波斯猫开了门，穿着柏云的白衬衫，依旧宽松，长到及膝。

柏云迷迷糊糊地躺到床上，不一会儿便鼾声大作。波斯猫打来一盆温水，把里面的毛巾拧干了替柏云擦汗。柏云睡得很沉，抑或是累了，或许他真的该歇歇了。

柏云很帅气，有一双放着奇异光的眼睛，偶尔透着杀气，冷冷的。嘴角经常浮出诡异的笑，谄媚的笑。他的头发很长，染成了红色，背梳了过去，左耳朵上有三个大大的耳钉。

柏云的身体很壮实，皮肤黑黑的，呈古铜色，有很健美的胸肌。他的胸前及左臂膀上纹着很大的一条龙，图案霸气张狂，深蓝深蓝，冒着奇异的光。

柏云的睫毛很长，闭上眼睛的睡态，甜美如婴儿般。波斯猫感到幸福，莫名的幸福一下子把她的心塞得满满的。她想如果这样的男人能一直睡在自己身边，该是多么幸福美满的事情啊！

柏云开始说着梦话，很多天来，一个叫拉拉的名字会反复地出现在他的梦话里，很是醒目。波斯猫的心倏地疼

痛起来，她害怕他会离开，她不能没有他，他是她的全部，她放不下他。

波斯猫的真名，谁也不知道，即便是柏云也并不清楚。在北京西站南广场，是柏云捡的她，那一年她17岁，是个无家可归的孩子。她的头发长到及腰，乌黑且蓬松，有一双写满幽怨的眼睛，深黑的瞳孔里放出令人怜惜的光。然后，柏云叫她波斯猫，柏云的兄弟们也叫她波斯猫，从此她便叫波斯猫。

如今，波斯猫19岁，跟着21岁的柏云同居了两年。但是，她不是他的女朋友，她不被承认，可她依旧跟着他，无怨无悔。

通常柏云会睡到下午才会醒过来，他的工作都在晚上。柏云和他的兄弟们帮“巴黎春天”夜总会看场子，有很高的薪水，近乎与生命等值。柏云是个不要命的孩子，15岁出道，6年了，都是提着命在过活。

其实柏云也曾有过正当的行业，他曾是一名美发师，精湛的技术，独特的风格，是业内屈指可数的名人。只可惜一步踏错，步步皆错。热衷于极尽奢华糜烂的生活久了，他便开始憎恶起平淡乏味的人生，存着侥幸的心理拿命去博。他的意志日益阴暗颓废，时间久了，几乎找不到骨子里存在的任何明亮温暖的东西了。吃喝嫖赌，坑蒙抢偷，柏云和他的兄弟们渐渐丧失了人性最质朴的一面，犹如兽类，几近莽撞地过活着，任何人任何事，都不会去关心。

柏云在家的时间极少，有时个把月也不见他回来一次，更多时候会留下波斯猫一个人，孤零零地面对着一面白墙。波斯猫不去工作，很少与人交流，柏云会给她足够的钱。

次日下午，柏云醒来后躺在床上打开电视。波斯猫去

厨房煮面。柏云喜欢吃面，波斯猫擅长煮面。17岁之前，波斯猫什么家务也不会做；17岁之后，波斯猫什么家务都学会了；17岁之前，波斯猫有两个佣人和一堆玩伴；17岁之后，波斯猫只有柏云。

波斯猫将一大碗漂着香菜牛肉的面条缓缓端进房间，细小嗟嗟的声音在柏云耳畔边荡起：“柏云，拉拉是谁啊？”

然后，一段空白，紧接着又是一段空白，令人窒息。

柏云猛地从床上坐起来，光着上身，拿起外套便走。他的脸微微扭曲，一片铁青，瞥向波斯猫的时候，目露杀机。

波斯猫去拦她，柏云猛地甩开她的手，然后，一大碗牛肉面翻倒在地上，腾起一阵热气。波斯猫的左手烫红了好大一片，迅速地鼓起了许多水泡，满目狰狞。

“波斯猫，我警告你，以后不准再提她，否则，你就给我滚。”柏云没有回头看她，冷冷地搁下这么一句话，便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
门“哐当”一声，响得很是沉闷。然后，波斯猫蹲在地上，小声地哭泣。她爱柏云，只爱柏云，两年前当柏云在北京西站南广场牵起她的手的那一瞬间，她就已经爱上他了。虽然她知道，他并不爱她，也不可能爱上她。

柏云的脾气有些暴戾，拼杀的生活久了，再温顺的人也会同化为兽类。这是他第一次对波斯猫感到厌倦，她是一个恬淡如水般温柔的女孩，竭尽心力地照顾了他两年，尽管他不爱她，但她从来没有半句怨言，依旧默默地跟着他陪着他体贴着他温暖着他。这一次，她戳到了他的痛处，他不能原谅，亦不想解释，只得逃离。

躲在夜总会的角落——一个阴森孤寂的地方，柏云开始疯狂地喝着啤酒。燕京的气泡从喉咙向胃部滑翔，经过

心脏的时候，剧烈地升腾。喝完 14 瓶后，柏云的心醉了，渐渐的，只觉眼前也模糊不清了。

他爱拉拉，一个有着一双纯净如明月般刺透人心眼睛的女孩子。这一年，她 19 岁，临近高考。她留着短发，喜欢穿着洗得很干净的白衬衫，藏青蓝五分裤，光脚穿凉拖。

柏云被他的兄弟们找到的时候，已经醉到不省人事，兄弟们架着柏云回家的时候，依旧是他的女人波斯猫开了门。蓬松凌乱的长头发，湿漉漉地披在胸前，波斯猫穿着柏云的白衬衫，依旧宽松，长到及膝。她的眼睛里布满了大片大片的火红血丝，如泣血的玫瑰，惊心动魄，绽放着诡异的美。

安顿好柏云，他的兄弟们陆陆续续准备离开的时候，波斯猫喊住了最后一个。

“小黑，你等一下。”

“嫂子，有什么事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嫂子，有事你说话，凡是小黑能够办到的，一准包你满意。”

“小黑，请你告诉我，拉拉是谁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小黑，算我求你了，我不会告诉柏云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小黑，我知道你是和柏云一起长大的，他的事你最了解，我求你告诉我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小黑……”

“嫂子，你这个问题，让我很为难。嫂子，你应该知道，

这是我们老大的禁区。”

“小黑，我求你，我不会说出去，我求你了。小黑，我从来没有求过你，这一次，我求你。”

“嫂子，我劝你还是不要打听，听多了，你会伤心。嫂子，我们老大其实对你挺好，他不是坏人。”

“小黑，我求你。”

“好吧，嫂子，我告诉你。”

.....

房间里只剩下柏云和波斯猫的时候，拉拉的名字又开始反复出现在柏云的梦话里。她不知道他究竟说了些什么，她仿佛看见无数个容颜模糊的拉拉，在四面白墙间跳跃着舞动着。波斯猫没有哭，因为她没有哭的理由，没有资格去哭。拉拉才是柏云心目中真正的公主，而她只是一只猫，一只无家可归的流浪猫。

翌日，波斯猫打扮得漂漂亮亮，去了拉拉所在的高中。学校还没有放学，她静立在铁门外，有风，很猛烈地吹着，她那乌黑蓬松的秀发随风四散。时间一点点过去，她的表情越发不自然，面带扭曲，偶尔会有汗。

放学了，人很多，在拥挤的人群中，波斯猫是起眼的，渺茫得连沙都不如。太阳灼灼，烘烤着大地，她的心开始发烫。不多时，她看见潮一般密集的人群中闪现的拉拉。短发，白衬衫，藏青蓝五分裤，光脚穿凉拖。一双纯净如明月般澄澈动人的眼睛，穿透人心。

“拉拉，拉拉……”波斯猫的声音很小，她不敢大声，她不知道拉拉会不会为她驻足，她很害怕。

“你，叫我吗？可是……我好像并不认识你耶！”拉拉来到波斯猫的身边，停留下来，明亮的眼睛里充满疑惑。

“我叫波斯猫，是柏云的表妹。”

“哦，这样子啊，是柏云叫你来找我的吧！这家伙……”

“你有没有吃饭？我请你吃……那个，我表哥给了我不少钱，我们可以去吃大餐。”

“呵呵，那我们一起去吃个简餐吧，我中午休息时间不多，我还有很多作业要做。不过……前提是我请你。”

“我请你吧，不然回头我要挨表哥的骂。”

“不行，我们第一次见面，难得那家伙让你这个表妹来传话，没有你请客的道理。回头他也不会怪你，这么些年，他是知道我的脾性的，没事，不用管他，你尽管把所有的责任推到我身上。”

她们边走边聊，一路上波斯猫的话都极少，她喜欢低头看着自己的脚。她不是个自信的人，长期不与人接触的生活久了，似乎连聊天的技巧也快要丧失掉。她的世界里只有柏云，可在柏云的世界里，她只是一个过客，也许连过客都不如。拉拉的一句“这么些年”，让她隐隐地哀伤起来，她很恐慌，她的世界里唯一可以依靠的人，或许会随时消失掉。

“柏云最近还好吧，其实上次我不应该与他吵架，我太急躁了，我应该好好说，硬碰硬的，总不能说动他。”

“难怪我表哥最近都怪怪的，原来是因为和你吵架了，这段时间他的心情很差，很容易就动怒了。”

“不用管他，他那个鸟脾气，得好好改。且让他生气去吧，不消几天，他保准来找我，你信不信，到时候我再好好哄哄他，他也就一笑而过了。”

“我表哥的脾气一上来，恐怕谁也劝不动吧。”

“波斯猫，你太小看我和柏云的友谊了。呵呵……你

不知道,这么些年,我们吵吵闹闹分分合合,怎么都不会散。”

“这么些年?”

“柏云没和你说过么,我和他已经认识很久很久了耶!”

6年前,拉拉13岁,柏云15岁。那一年,柏云初三,拉拉刚上初一。柏云第一次见到拉拉的时候,她还是个腼腆羞涩的孩子,穿着小红棉袄,扎着两个粗粗的麻花辫,喜欢低头看自己的脚。她有一双纯净如明月般明亮空灵的眼睛,深黑的瞳孔里放出令人怜惜的光。

柏云的班主任,便是拉拉的舅妈。那时候,她常常在课间时分跟着舅妈一起,来柏云所在的班级玩,享受着大哥哥大姐姐们带给她的呵护和温暖,乐此不疲。在那个情窦初开的青葱岁月里,柏云的心里,总有一种潮湿的东西,温柔地涌动着。

柏云班上的男孩子们都很喜欢拉拉,时间久了,一些调皮乖张的家伙们选择告白,可是会让拉拉突然间害怕起来。她是晚熟的孩子,她还没有长大,她不知道爱情对她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,她什么也不懂。她开始变得胆小,除了上课,空闲的时候她总喜欢跟在舅妈的后面,安安静静地站在一旁,什么话也不说。对于所谓的“爱情”,她怀着复杂的心理,她这个年纪,明显承受不起。

对于哥哥们的纠缠,拉拉感到无能为力,她只能逃,但她逃不掉。当她快要受到伤害的时候,柏云选择去帮她,她有一双令人疼惜的眼睛,她是一个需要保护的孩子。于是,为了拉拉,他和很多人打架,可是一个人的力量再大,也是双拳难敌四手,柏云受伤了,伤得很重。但是这一切,拉拉不会知道,他也不会告诉她。

柏云无法更好地保护拉拉,他开始觉出自己的无能。

在这个世界里，要想不被别人打败，只能让自己变得更强。于是，柏云开始想方设法让自己强大起来，他集结了小古、小黑、俊杰等一众兄弟，成立了“龙云帮”。从此，他踏上了一条不归路，越错越离谱。有时候，一步踏错，步步皆错，上了一条路以后，再去换，很难。

一次学校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学生团体持械斗殴之后，柏云被开除了。他的班主任也就是拉拉的舅妈，帮他向校方极力争取说尽了好话，也是于事无补，他被扣着一顶“发起人之一”的大帽子，没有任何理由被留下。因为打架，柏云离开了学校，他对不起一直对自己抱有很大期望的妈妈，于是选择流浪，断绝了和家里的所有来往。他迈不过心里的那道槛，他原谅不了自己，也不值得被原谅。他的心里裂了一道大口子，经常会流出猩红的脓血，内心深处慢慢被黑暗侵染，找不到任何光亮。

拉拉并不知道，柏云走上这条路的初衷竟是为了她，她只是觉得这个哥哥的骨子里并不是个坏人，于是选择继续和他做朋友。一直到如今，已经6年。在拉拉看来，好人和坏人的界限并没有那么分明，好人偶有坏心眼，坏人也有良善意，世人并不应该因为一件事情而去肆意判定什么，至少，她不会那么片面。

“反正我是不喜欢柏云现在的职业，他明明有很好的前途，为什么又要去做那些危险的事情，我很不能理解。”拉拉似乎很为柏云担心。

“难道你知道他现在在做什么？他连这个也会和你说，他不怕你看不起他？”

“你这个凭空跳出来的表妹，好像真的很不懂他似的，这有什么不能说，在我面前，他从来都是透明的，我想他

就应该是这样一个透明的人吧。虽然他看上去很坏，可是骨子里却是一个好人，甚至比我们都好的好人。只是，他一直在逃避，我很想帮他，波斯猫。”

波斯猫没有说话，她一直沉浸在她的臆想中无法自拔。原来是这样子，两年前的那一幕，原来真实的初衷是这样子。原来她真的连过客也不如，原来她只是一个替代品。波斯猫的心痛了，拉拉没有发现。

“波斯猫表妹，你要有机会也帮我劝劝柏云，我不想他冒险，我不希望他拿命去搏。我说的话他总不听，他又不肯驳我，于是就干脆不理我，我倒看看这一次他能忍到什么时候。”

“好的，回去后我会劝劝他的，不过未必有用。”

“呵呵，不管有没有用，起码得时常说说。对于这方面，他的记性总不好。”

.....

波斯猫回去得很晚，柏云有些诧异。桌子上摆满了鲜花、巧克力和各色礼物，今天是波斯猫的生日，她错过了他为她准备的聚会。

波斯猫的头很乱，眼睛里有疲惫的神情。她突然间问柏云：“你爱我吗？”

柏云说：“你神经病吧，生日聚会不去，到处找不到你，回来后倒来问我这些无聊的问题。快去给我煮碗面吧，我饿了，找了你那么久，害的我什么也没吃。”

波斯猫说：“今天，我去见拉拉了。”

柏云没有说话，低头看着自己的脚。

波斯猫说：“柏云，你把我当成拉拉了吗？”

柏云说：“你神经病，吃错药了吧，不煮就算了，我

出去吃。”

柏云正要准备离开的时候，波斯猫从背后抱住了他，柏云感到后背一阵潮湿，他的心突然间疼痛得快要死掉。

波斯猫说：“不要离开我，柏云。不用管我，我不在乎，就算是替代品也无所谓，最起码我还有你，我不能失去你。”

.....

他们的生活又恢复到原先一样，柏云依旧很少回家，有时个把月也不见他回来一次，更多时候会留下波斯猫一个人，孤零零地面对四面白墙。波斯猫不去工作，很少与人交流，柏云会给她足够的钱。柏云没有离开波斯猫，波斯猫也不能没有柏云，她的世界里只剩柏云，他也对她狠不下心。

一天午夜，柏云突然间回家，急促混乱的脚步声，让波斯猫变得紧张。她从床上爬起来，穿着柏云的白衬衫，依旧宽松，长到及膝。头发蓬松凌乱，漆黑的瞳孔里布满大片火红血丝。

柏云受伤了，全身沾满血迹，触目惊心。他没有说话，安静地靠在沙发上，点燃了一根中华，凑到嘴边，猛烈地吸了一口，缓缓吐出烟圈。四周弥漫着烟草的芬芳，在一片烟雾缭绕中，他的容颜渐渐模糊。

柏云说：“波斯猫，我们恐怕要走。”

波斯猫看见他左臂膀上的伤口，正在不停地滴着血，迅速地将白沙发染成一片红。她快速跑进房间拿来了医药箱，准备帮他止血。

柏云突然间发了疯，扔掉手中的烟，又将医药箱狠狠地砸在地板上，大声骂道：“他妈的，快去收拾东西，我们没有多少时间。”

他的表情扭曲得厉害，抑或是因为发火，又或是因为痛。他再度靠在沙发上，点燃了一根烟，他开始骂骂咧咧，一个人自言自语。波斯猫不再理他，也没有说话，安静地走进房间，收拾东西。突然间，她的胸口尖锐地抽痛了一下，然后眼泪就莫名地掉下来。

波斯猫很快便收拾好了简易行李，擦干眼泪，走出来。对于这样的情况，她并不感到意外，两年来，他们究竟搬了多少次家，她已记不清。柏云一把接过行李，冲她嚷道：“动作快点，别磨蹭。小黑他们在楼底下等我们，我们没有多少时间，那些人很快便会找过来。”

他们来到楼下，和兄弟们汇合，打了一辆出租车，往不知名的方向奔去。柏云和他的兄弟们个个都伤痕累累，他们没有多少时间，他们的伤口没有办法处理，出租车内很快便弥漫着扑鼻的血腥味。前排的司机扫了一眼车内的后视镜，露出恐惧的神情。

柏云冲他骂道：“他妈的你能不能开快点，看什么看啊，路在前面呢，小心我挖了你的狗眼。”

小黑在一旁打圆场：“大哥，你别那么大火气吧，消消火，先找个地方待着再说。”

.....

车子停在一个不知名的小弄堂里，他们下了车，没有付钱，司机也没有要。车门刚刚关上，那出租车便“咻溜”一下疾驰而去，对于这样的状况，司机已经习以为常。欺强凌弱的社会，就是这样，他们没有抢他的钱要他的命，已是万幸。

6年了，他们一次又一次地逃亡，他们一直在路上。他们厌倦了这样的生活，可是这条路，他们必须得一直走

下去，似乎时间长了，习惯就真成习惯了。从一条路换到另一条路，对他们来说，很难！

找到一处废弃多时的破房子，他们砸了门锁，安顿了下来，各自在衣服上撕下布片，开始包扎伤口。一伙人开始七嘴八舌议论纷纷，被出卖被弃置，对他们来说早已经不是第一次，可是他们心中的火，依旧需要宣泄。在他们的那个世界里，只认利益和钱，有福，可以同享，有难，只能自己当。

“这他妈的什么世道，我们为老板拼死拼活，不惜拿命去搏。现在出了状况，他居然把责任全部推到我们头上，为求自保不惜给我们设下圈套，领着昔日仇家来砍我们。老大，只要你发话，我早晚会废了他。”

“那个狗东西，当初命令我们欺负弱小的时候，看看他那张狂样。现在人家找来更厉害的角色来，他吓得差点就要尿裤子。那个狗东西，根本不管我们的死活，居然把我们骗到那个地方，被一帮孙子肆意砍杀。老大，要是我们事先有准备，也不会输得这么惨。”

“大哥，现在糟糕的是，我们身上的钱都剩的不多。听说他们要在这一行彻底地封杀我们，一时半会儿我们很难在这里混了。他们现在正在四处搜寻我们，我们的处境很危险，不行，我们去别的城市混吧。大哥，你必须得尽早做决定。”

柏云显得异常平静，久久没有吱声，末了，他搁下这样一句：“兄弟们，别吵了！这样的老板你们第一次遇见吗？难道你们是第一次出来跑江湖吗？我们，只不过是他们养的几条狗。狗对人忠诚，人对狗呢，还不是呼之即来，挥之即杀。”

“大哥！”

“大哥！”

柏云不再理会众人，默默走出了屋子，一帮人再也没了声响。破房子里静得只能听见外面聒噪的蛙鸣。谁也不曾料到，柏云能说出这样的话，波斯猫的胸口又开始疼痛起来。

这样的日子过了一天又一天，他们的生活开始拮据起来，柏云和他的兄弟们，开始发起高烧。他们的伤口因为没有好好处理，开始有些溃烂，继而发炎，流脓。眼瞅着吃饭也快成了问题，而外面的风头却异常紧张起来，他们不得不去当铺当掉了随身带着的东西，手机、项链、戒指。然而，能当的自然都当了，可日子依旧一天不如一天。

这一段时间，波斯猫的胸口疼得厉害，为了柏云和他的兄弟们，她想她必须要做一个艰难的抉择。她突然间想到了她的妈妈，想到了她的17岁之前。

波斯猫出去了一整天，很晚才回来，她略显疲惫，脸色苍白，神情恍惚。她带回来很多吃的东西，各种药，还有钱。

那一夜，柏云没有睡觉，一个人坐在外面看星星。他突然间想念拉拉，不知道这段时间会不会有人欺负她，如果柏云不在拉拉的身边保护着她，她会不会感觉害怕。其实柏云是应该离开这里的，这里已经不能继续待下去了，那些人随时都有可能找过来，他要为他的兄弟们负责。可是，他想念拉拉，6年了，他一直没有离开拉拉，他舍不得她。

波斯猫递给柏云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，上面浮着一层厚厚的香菜和牛肉片。柏云接过来，放到一旁，没有吃。他对她说：“明天……你……别去了，我们走吧，离开这里，我们要去过一种新的生活。”